藝術新聞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

奧妙宇宙的縮影

丹尼爾・富克斯的魔幻境地

DANIEL 丹尼爾 富克斯 FUCHS

丹尼爾・富克斯 Daniel Fuchs，斐波那契 Fibonacci，Spruce wood，115 cm H x 215 cm W x 30 cm D，2019

文 / 帕斯敏畫廊
Photo © Pashmin Art Consortia

無論是誰，在第一眼乍見丹尼爾・富克斯的作品時，莫不感到驚奇，而再看一眼後更為震懾；因為一當仔細觀察後，便能馬上理解其背後付出的心力以及高超技藝。取材德國雲杉，丹尼爾・富克斯的每件藝術作品皆是在木質表面一刀一刀鋸刻而成。他藉由線鋸創造出緊密的細小曲線，以礦物顏料上色，將一塊雲杉木板精湛地化作一件細緻的裝飾浮雕細工。在無限纏繞和延展之下，它們變幻莫測，栩栩如生，彼此緊鄰、相互擁抱，像波浪一樣翻騰洶湧，昂揚無比的能量。

在丹尼爾・富克斯打造出令人目眩神迷的作品之前，他走過一條漫長又艱辛的道路。

丹尼爾・富克斯於1974年出生在德國中部圖林根州（Thuringia）南邊一個名為格雷茲（Greiz）的小鎮。這是一個具有千百年歷史，風光明媚古堡的悠靜小鎮，但是丹尼爾・富克斯的童年與青年時期並不如景致一般美好。由於父母經濟陷入困難，富克斯自小由祖母撫養長大，卻同時幸運地受到周圍環境的藝術滋養。

他的祖母曾在格賴茲（Greiz）的諷刺漫畫博物館（The Satiricum Museum）工作，讓他得以親炙這座保存十七至十九世紀最豐富諷刺畫作的「夏日殿堂」，並觸發他與生俱來的一顆敏感、熱愛藝術的靈魂。在這座藏有包含威廉・賀加斯（William Hogarth，1697-1764）、詹姆斯・吉爾雷（James Gillray，1756-1815）、路易斯-利奧波德・渥伊（Louis-Léopold Boilly）和奧諾雷・杜米埃（Honoré Daumier）等名家的博物館，丹尼爾・富克斯浸潤於銅版畫、雕塑至畫作等形式的藝術。「我總是待在那裡，琢磨我的繪畫技巧。 」富克斯受訪表示。

然而，東德狹隘和單調的生活環境使他倍感壓抑和束縛，他曾一度試圖逃離東德，還為此引起德國國家安全部的關注，甚至在學校跟監他。從學校畢業後，由於申請木工學徒被拒，他不得不打零工維生。當柏林圍牆倒塌、德國統一社會黨崩潰時，他覺得如釋重負；然而由於東德的經濟重整，當地重要的紡織產業倒閉，許多人因此失業，富克斯亦難以倖免。他隨後擔任過煙囪清潔工、水電工和商務職員，心中始終存有一顆對於手工

丹尼爾．富克斯 Daniel Fuchs
武士 Samurai，Spruce wood
55 cm H x 60 cm W x 55 cm D，2020

藝和木作藝術的熱愛。在某個機緣下，讓他得以從事園藝和景觀設計工作，更進一步奠定他對木工雕塑的興趣和鑽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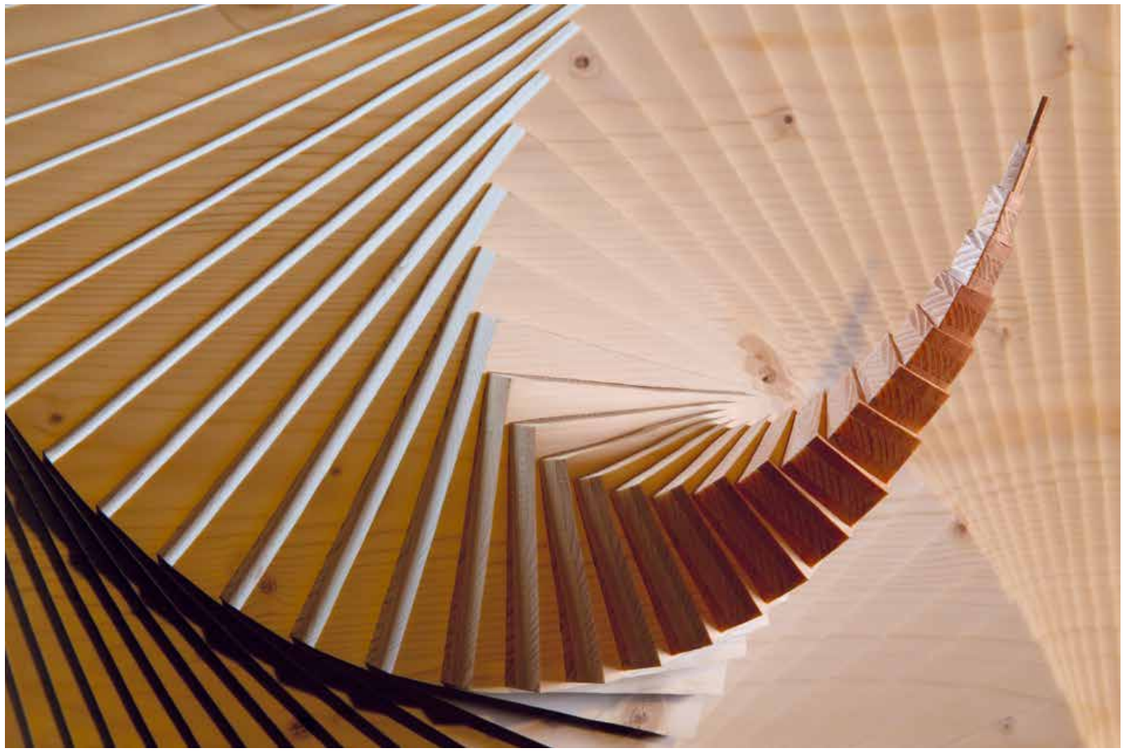
丹尼爾・富克斯可謂無師自通的天才。隨著經驗的增長，他逐漸掌握各種木工的技術：例如翻木、製作鑲嵌物，以及修復。富克斯輔助的工具為線鋸，為傳統鑲嵌工藝的必備器具。此一技藝源自於古希臘，最初是在木器上以不同的材料進行嵌飾，後來在羅馬帝國時期銷聲匿跡，但在中世紀時期又於義大利復興，並在17世紀的歐洲皇室蔚為風潮。

他發展出一個看似簡單但實際上十分複雜的創作過程

首先，他使用的木料是在他的家園圖林根以及巴伐利亞十分常見的雲杉，它質地軟硬適中，適於創造各種不規則、緊密相鄰的曲線條。藝術評論家芭芭拉・西曼斯基（Barbara Szymanski）描繪過富克斯的技術：他將雲杉板以圓形或橢圓形切割，然後繼續分割出更多越來越小的漸變圓形和橢圓形。最後，他將最核心的一塊抽出來，形塑成型，並逐一為作品上色。

這些顏料皆為從有機物質獲得的顏色粉末。一般取自植物和海洋動物，如茜藍、藤黃和腓尼基人從貝類中提煉的紫色。它們由非水溶性的小顆粒組成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美術塗料，在中國秦代已被用來繪畫皇帝的兵馬俑，以及古代埃及的木乃伊和雕像，例如：德國柏林新博物館著名的「納芙蒂蒂」雕像的藍色眼瞳。

丹尼爾．富克斯 Daniel Fuchs，分裂 Fracture
Spruce wood，130 cm H x 75 cm W x 13 cm D，2018



從技術、從心理和哲學的角度來看，富克斯都是自己的導師。透過木雕刻鑿的過程，他逐一將童年與青年的痛苦和折磨經歷，一點一滴地昇華對生命的嶄新詮釋；木雕之於他，不僅是對於技術的精進，更是對自我意志極限的挑戰。

在他長兩公尺、寬一公尺，名為〈斐波那契〉（Fibonacci）的浮雕畫彰顯他對這兩者的追求。此作取名自中世紀數學家斐波那契（Leonardo Fibonacci），他研究的斐波那契數列是與黃金比例直接相關的自然數序列。富克斯令人瞠乎其技地雕塑出層層疊疊的浮雕，它們變幻莫測，它們宛若自然界有機生長的棕櫚、珊瑚，彼此緊鄰、相互擁抱，像波浪一樣翻騰洶湧；在富克斯的巧手之下，〈斐波那契〉像是奧妙宇宙的一個縮影。

他的創作靈感不只汲取日常生活所見的景色，他在許多作品中探討自身和祖先的源起。例如一件以〈創始〉（Creation）為題的作品，是脫自他在巴特特爾茨（Bad Tölz）附

丹尼爾．富克斯 Daniel Fuchs
公牛 Bull-Head，Spruce wood
50 cm H x 60 cm x W x 50 cm D，2019

丹尼爾．富克斯 Daniel Fuchs，創世 Creation，Spruce wood，125 cm H x 250 cm W x 23 cm D，2018

右圖 / 丹尼爾．富克斯 Daniel Fuchs
親密關係 Relationship, Triptych，Spruce wood
From top to bottom:
1: 80 cm H x 62 cm W x 35 cm D ; 2: 80 cm H x 62 cm W x 35 cm D
3: 80 cm H x 62 cm W x 35 cm D　2019

近的一個「髑髏地」（Calvary，信徒為紀念耶穌受難，所豎立的釘在十字架的雕像群，在世界各地可見。）挖掘的一個風化樹根。這根風化木體積雖然不大，卻有著令他著迷的神秘結構。他最後又將它放大許多倍，最終形成一個2.5 x 1.25公尺虹彩閃爍的多面體。

但丹尼爾・富克斯不單將自己視作一位受難者，更是一位戰士。他雄偉的木雕作品〈鬥士〉（Samurai），細看宛若一頭蓄勢待發的鬥牛形貌，背部帶著隆起的韻律紋路，充滿氣勢，張力十足，彷彿是藝術家所屬星座—金牛的化身。另一件反映藝術家內心情感的作品〈親密關係〉（Relationship），回溯他的童年記憶。它以蝸牛的形式，在右側展示牠擁有的雌性一面，而左邊則展示雄性一面，中間的部分象徵著雌雄同體的理想結合。

富克斯為他的創作付出的難以估計的工作量，在〈斐波那契〉之中，他藉厚度不到兩公釐寬度的鋸刀的切割上千、上萬次。

與此同時，他甚至繼續思考規模更大、更艱鉅的計劃，他夢想超越自己的極限。

隨著結婚、生子，如今富克斯邁入人生的圓熟階段。他遷離家鄉，與妻兒定居上巴伐利亞行政區的巴特特爾茨，開展一段他從未經驗過的，一個真正的家園。藝術史學家蘇珊娜・洛菲勒（Susanne Löffler）提供他一間工作室，並盡其所能支援他的創作。在2019年10月和2019年11月，丹尼爾・富克斯的作品在巴特特爾茲博物館展出，其作品逐漸受到廣大的關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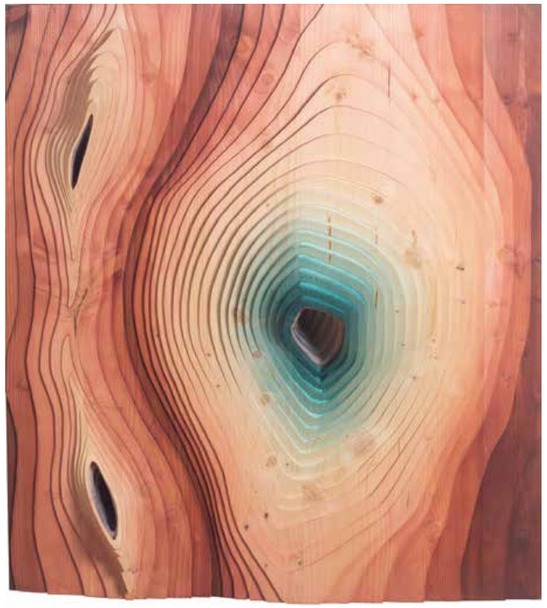
2021年，丹尼爾・富克斯的精選作品將由帕斯敏畫廊在重慶泓美術館、北京宋庄當代藝術文獻館，以及歐洲的馬克・羅斯克美術館展出。

與丹尼爾・富克斯的快問快答

你是如何踏上木雕藝術的創作之途？雲杉（Spruce）為什麼是您首選的木材類型？

丹尼爾・富克斯：木材對我來說有非常神奇的吸引力。有些人喜歡金屬或塑膠的質地，而我對木材情有獨鍾。是出自一股神秘的取徑角度－－或許我在前世是一位木匠。木材溫暖而柔和，有自身的切口和結構－－純粹的天然質地！我彷彿是一個溯溪流而上，探測水源、寶石與礦物的尋水師（dowser）。生命繫起了我和原木的緣份，將我和木的元素連結。能製作掛於牆面的藝術對我來說饒富興味，充滿刺激。創作一個不具特定目的、特別的作品，再將它贈與別人和自己，是我從童年以來的夢想。我選擇雲杉，因為我喜歡它的結構、紋理和色彩。它是一種易於上色的輕木。

丹尼爾．富克斯 Daniel Fuchs



丹尼爾．富克斯 Daniel Fuchs，療癒 Healing，Spruce wood
80 cm H x 70 cm W x 15 cm D，2020

您都是從哪裡汲取這些靈感？又是如何將這些靈感捕捉下來？

丹尼爾・富克斯：我基本上是受到大自然的啟發居多，而這些啟發我的事情有些是自然而然發生的；有些是當我在爬山時，為了某個特定的靈感而認真尋覓。我的靈感既來自於宏觀的領域，也來自於內心靈魂的經歷；那就像是個形態以及想法，存在於我的身體裡，再從我身上釋放出去。在我長期的創作過程中，許多情緒以及內心的掙扎也相互抗衡。

您在創作的過程有什麼固定的程序或是「儀式」嗎？您是怎麼規範您的工作／創作時間？

丹尼爾・富克斯：我會先擬定一個詳細的計畫，那個計畫必須是非常有組織性且有條理的，因為它們不允許出現錯誤。我樂意將我腦中擁有的想法實踐出來，我並不在意會花多少時間。重點應該放在整個創作的過程以及最終的成果。話雖如此，根據經驗，過程所需要得時間通常都會比預期來得久。

您在作品中難以言喻的神秘感，您怎麼看待藝術和宗教之間的關係？在〈創始〉（Creation）這件作品，您取材自紀念耶穌基督受難之地（Calvary），並以找到的樹根為延伸創作。能否跟我們分享背後的故事？

丹尼爾・富克斯：我住在德國巴伐利亞邦巴特特爾茨市附近的一個小鎮，那裡有一片髑髏地。我們一家人很常到附近散步，也因為如此，無論白天或是黃昏，這些樹根都吸引了我的關注。其中有一根樹根特別吸引我的目光，它在至少30到40年前就被風化了，但始終保存著奇特的漩渦狀基本結構，它是我第一個創作中所使用的樹根，而那件作品也成為我創作生涯最成功的一件。我攝下樹根，並在顏色和設計上都重新進行了詮釋。

您希望您的作品時會引發觀者什麼樣的情緒？

丹尼爾・富克斯：任何的情緒！最重要的是，它能夠激起某種情感。如果觀賞者覺得被作品吸引，並且產生了感情，那麼我會非常高興。這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事。

一般人能學習您的木雕技術嗎？是誰教授您鑲嵌裝飾的技術？

丹尼爾・富克斯：不，遺憾的是一般人沒辦法勝任。我無師自通這項技術。在20年間，我開設一間工作室，發展木雕的裝飾技術。我必須自己動手製作一個線鋸，作為輔助我創作的工具；這些工作需要一股精神性的理解和意志力。我的創作猶如一件一體成形的作品。我先將一塊平整的雲杉碎化成片，然後將這些拼圖木片挪動至不同的位置，它們並不規整地排序在平面，而是具有高低起伏的層次感。這是一個繁複的過程。

您想在哪裡向更多觀眾展示您的作品？

丹尼爾・富克斯：最好在北京或上海遼闊的地鐵站裡。或者是其他可以讓我將大型作品展示給更多觀眾的地方。

如果地球上不再有木材，那麼哪種材料或織物可以替代木材？

丹尼爾・富克斯：好問題！對我來說別無選擇！我和木材緊緊相依。如果沒有木材，那我對生命也無所眷戀。

諮　詢
Contact

www.pashminart-consortia.com
info@pashminart-consortia.com
Tel: +49 (0)40 69 21 98 99